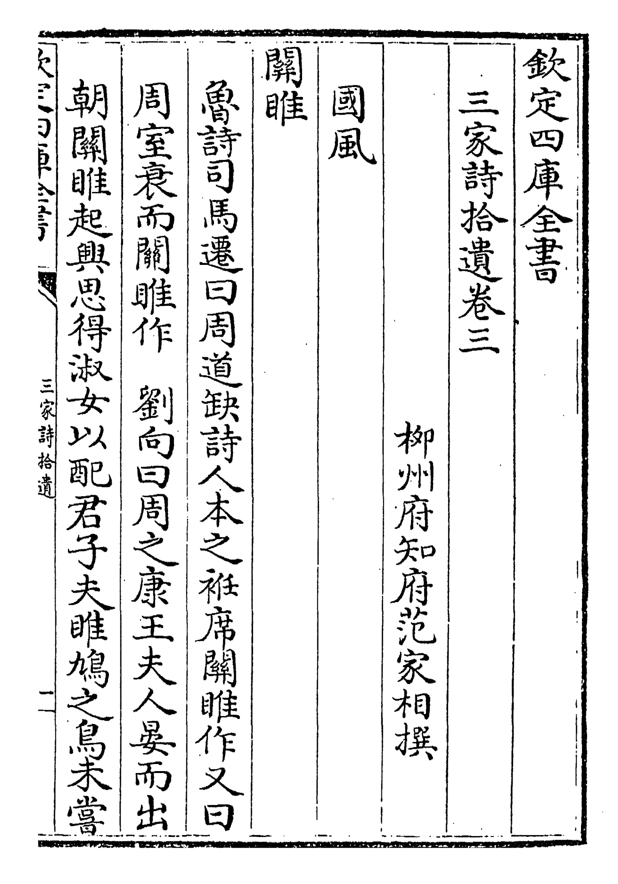


經部



三家詩拾遺卷三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國風

關雎

魯詩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　劉向曰周之康王夫人晏而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未嘗

見其乗居而匹處也列女傳杜欽曰珮玉晏鳴關雎刺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淩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愛之至也本傳楊雄曰關雎作為傷始亂又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李竒曰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漢書注張超曰康成弟子關雎畢公作補傳云蔡邕說或

齊詩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

禮也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晏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韓詩關雎刺時也詩說內傳及薛君章句見下關雎本篇又外傳曰子夏問關雎何以為風始也子曰關雎至矣乎幽幽冥

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六經之策皆歸論及之葢取之關睢關睢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

詩始萌芽申公訓故単行於世故孔安國司馬遷劉向揚雄諸人皆宗魯詩至於後漢之末康成未見毛傳之先亦遞相祖述韓嬰內傳見于薛君章句者詳見首章與魯畧同唯外傳述夫子之言似與毛

合然非其本論也齊詩匡衡一疏似與魯詩不同而詩之正義亦未明辨以皙當時儀禮左傳未出無所考正三家者言未嘗深究夫子不淫不傷之旨使非毛公出而廓清義將終晦矣竊意康王后夫人晏起畢公思后妃之德或弾絃以諷諫事則有之薛士龍謂關雎刺時是賦其詩者吕元鈞謂陳古以諷是也魯韓傳訛遂直以為刺康后而經師承之不加察耳

後漢明帝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應門失守一語本春秋說題辭其言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然第曰歌以感之不云作以刺時也後人加以附會遂謂康王承文武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宫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至范蔚宗皇后紀序猶用其說豈止漢魏人哉然考光武廢郭后詔云既無關雎之德而有衛霍之風似用毛序即蔚宗序先言后夫人進賢才以輔

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衷誤作哀見文選李善注是毛說甚明後又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可知是康王時人歌關雎以諷諫與薛吕之說正同予故曰康后晏朝事或有之魯韓雖傳訛非盡無稽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韓詩内傳曰窈窕貞專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注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於私宫

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注

按薛君亦云咏以刺時不云作以刺時其文甚明又漢書注宋均曰應門者人主聽政處也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云云此又似别為一解矣

葛覃

維葉萋萋　是刈是濩

韓詩內傳萋萋盛也文選注　刈取也濩瀹也釋文凡三家字義異者俱録

濩毛訓為煮義與韓同爾雅郭注作鑊孫炎曰瀹謂煮之於鑊

言告師氏

附白虎通婦人之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班氏說詩雜出三家不知所傳

卷耳

晁說之詩序曰魯詩以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時詩令無所考意魯詩在北宋時或尚未亡耶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曰傾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

荀為四家所自出故有見即録此說首章義尤精

左傳以此詩為文王能官人以王及公侯伯子

男甸衛采大夫各居其列為周行四家皆同淮南子引嗟我二句曰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注思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知漢人無異義矣

韓詩内傳頃筐欹筐也

我姑酌彼金罍

韓詩内傳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黄金飾釋文又曰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

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故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所訕揔名曰爵爵餉也觵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觵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道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儀禮注引內傳文

知金罍為大夫酒器則非后妃夫人自酌之罍矣云何吁矣

韓詩內傳云辭也釋文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 樛韓作朻 縈韓作[艹縈]

按說文朻木高皃韓益以木之高喻后妃以葛藟喻衆妾言朻木雖高而葛藟得以[艹縈]蔓而附焉以興逮下之意與毛詩樛木下曲之訓各有取義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言母賢能使子賢也

繩繩毛訓戒慎也正是子賢之意與振振蟄蟄皆當依古為訓

兎罝

施于中逵逵韓作馗

韓詩薛君章句馗中九交之道

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馗郭注四道交

出復有旁通者

芣苢

魯詩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女之不幸也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采掇之終于懷襭之況于夫婦之道乎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韓序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注

按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即伯牛也論語伯

牛有疾注曰癩疾是也然宋毋恐只是歌芣苢而
非作也亦疑傳訛當如毛傳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韓詩内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薛君曰芣苢澤
瀉也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
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
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夫有惡疾妻不肯去列女傳猶為近理若求已不

得發憤而作則夫子何取而入之三百篇乎　毛以車前為芣苢韓曰直為車前瞿為芣苢則似二物薛漢又指澤瀉是非臭惡之草也按陸佃釋韓傳云車前一名牛舌與澤瀉同又云生于兩旁謂之瞿可以治癩

漢廣

韓序漢廣悅人也文選注　薛君章句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韓云悅人蓋悅游女之貞潔而思欲求之耳薛君乃以游女為漢神類陳思感甄后而賦洛神悖矣不可休息韓作不可求思孔穎達曰詩之大體韻在辭上休求二字為韻二息字俱當依韓作思

汝墳

魯詩劉向曰周南大夫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解于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唯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于亂世迫于暴

虐然而仕者為父母在也乃作詩云云列女傳

韓詩汝濆辭家也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漢書注

毛序婦人閔其君子能勉之以正也正與魯合所謂無遺父母憂者王政酷烈恐罪及其親也韓以家貧祿仕為義亦不貼文王身上說如集傳所云也後漢周磐嘗讀是詩而起思親之慕若曰王政雖迫如火矣其如我父母何其情愴然感人千載

古義長矣

遵彼汝墳韓作濆惄如調饑惄韓作愵調作朝王室如燬韓作焜火尾反齊人曰燬楚人曰焜父母孔邇

韓詩薛君曰朝饑最難忍文選注 按韓詩濆水名也

楊愼曰調饑或作輖饑皆屬魯魚焦氏易林佤如

旦饑郭遐周詩惄焉如朝饑皆作朝

韓詩内傳赬赤也焜烈火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

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漢書注

草蟲曹粹中詩說曰齊詩先采蘋而后草蟲王應麟亦云未知何本按儀禮歌召南三篇原以草蟲在先

魯詩劉向曰孔子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

按劉以思君子為好善道則非大夫妻所作矣

采蘋

禮記采蘩樂不失職也采蘋樂循法也初不言大夫妻能承祭祀左傳始以采蘋采蘩為昭忠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羞於王

公又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似以二篇通美大夫妻之作亦未明季蘭為何時人要之毛說為有據矣三家他無所考惟晁說之所見魯詩以鵲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時詩則與毛公時世不合

采蘋　采藻

韓詩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

郭璞曰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陸佃曰蓤

生水底有二種　萍藻即祭統所云水草之菹又昏禮云芼之以蘋藻則兼可生用矣關雎之采荇所以備祭品参觀甚明

甘棠

魯詩史記名伯廵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名公懷棠樹不敢伐故歌咏之　劉向曰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咏之

韓詩外傳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隴畒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

孔叢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所以敬也尊其人必敬其位左傳引此詩亦曰思其人猶愛其樹皆

以名伯既沒而民歌其德也魯韓詞異而大旨同

行露

魯詩劉向曰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往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于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絶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

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禮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絶無禮之求防汙道之行

毛傳不言申女之事但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夫强暴尚凌貞女則未為化行而俗美矣但如魯韓說以閨門之處子求全責備至于搆訟不顧豈無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乎意者夫家必可以備禮而不備以致夫家搆訟其女在家守禮自矢詩人舉而揚之耳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韓詩内傳小曰羔大曰羊素喻潔白絲喻柔屈紽數名也逶迤本作逶迤公正貌正義　薛君曰詩人賢仕為大夫者其徳能稱有潔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漢書注

以逶迤為公正與毛傳行可從迹之意不同而韓說較明

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韓詩摽作莩傳曰莩零落也迨願也釋文

王應麟曰摽與莩通非是莩是零落之意摽乃擊之使落與寤辟有摽之訓為拊心同願者父母之願戴岷隱鼠璞曰此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小星

寔命不同

韓詩寔作實傳曰實有也釋文

寔與實不通大雅實墉實壑注實當作寔按寔音同室寔是也實有也韓若曰宵征之所以肅肅者有命自天不得而同也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内傳一溢一否曰渚釋文

何彼穠矣

魯詩鄭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治嫁之車遠送之儀禮疏　此為魯詩說見康成答張逸語

毛傳謂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以平王為平正之王蓋以二南為文王時詩故其說如此集傳亦無定見夫太公之女為武王元妃似不應以女復嫁齊侯之子毛奇齡說且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嫁陳

不聞次女嫁呂伋也集傳載或說謂平王宜臼之孫嫁齊釐侯之子以齊桓娶共姬事見春秋也似為可據然共姬為莊王女乃平王之曾孫矣諸說紛如莫知誰是不如魯詩以齊侯之子為齊侯之女子以平王之孫為王之外孫女似可解紛

穠

韓詩作茙說文云衣厚皃亦與毛傳異

騶虞

魯詩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文選注

賈誼曰騶者文

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太傅新書

周禮樂以騶虞疏曰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也禮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古以騶虞為官名魯詩正與之合毛傳不如魯長故歐陽公主之　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晁說之言魯詩謂詩作於康王之世皆無他書可證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未知何本

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魯詩鄭氏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

嘆仁也射義注　鄭注三禮時未見毛詩所說皆魯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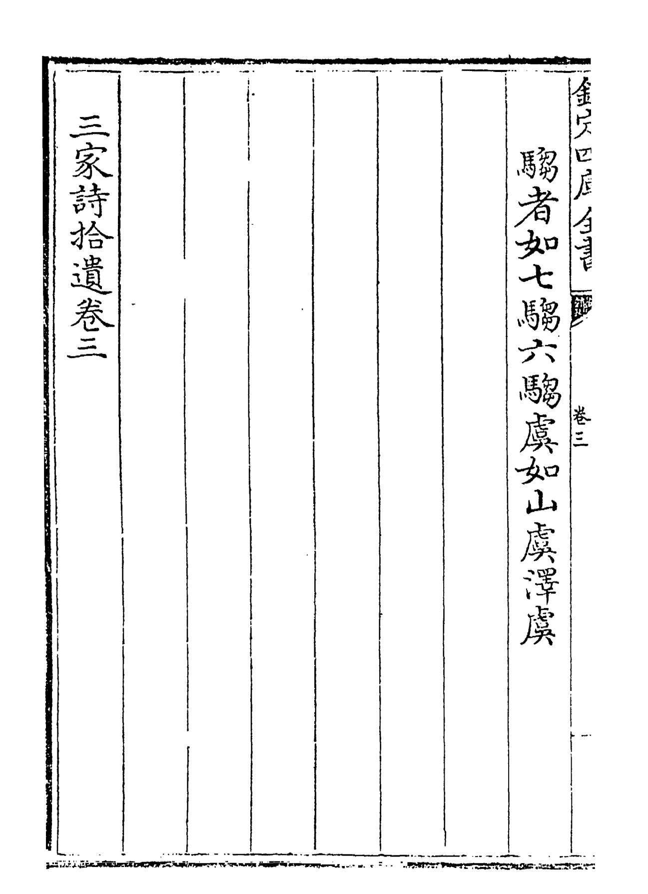
韓詩吁嗟嘆詞釋文

鄭以騶虞為嘆仁人者以騶虞之官亦仁人也周

書王會篇曰壹發五豝言多賢也蓋五豝五豵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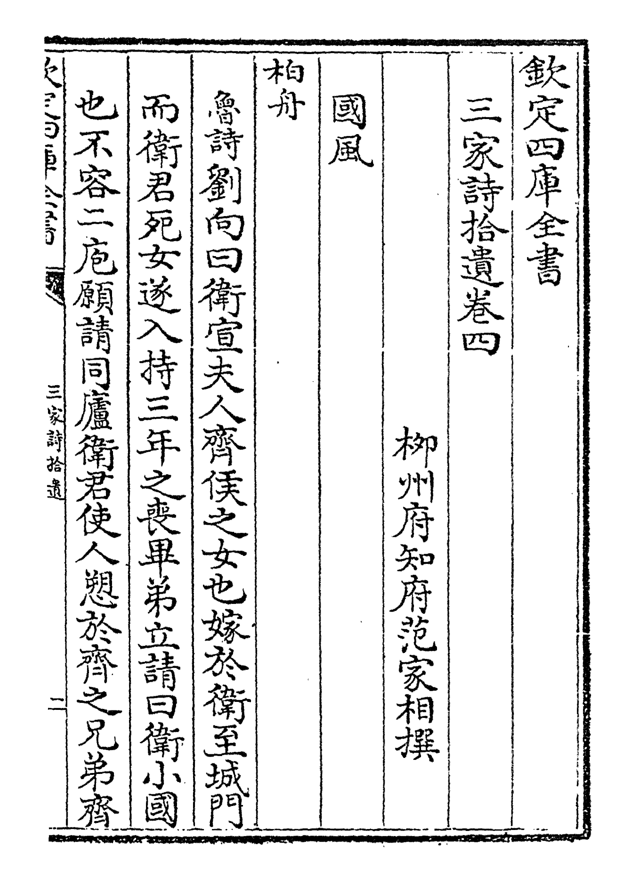
以多為喻騶虞之官莫非仁賢則其得人之多而

官之備可見故詩人嗟嘆而美之　戴埴鼠璞曰



騶者如七騶六騶虞如山虞澤虞

三家詩拾遺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家詩拾遺卷四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國風

柏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衛君使人愬於齊之兄弟齊

兄弟皆欲之女終不聽而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榮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也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欲也

列女傳　李适仲曰衛宣姜自誓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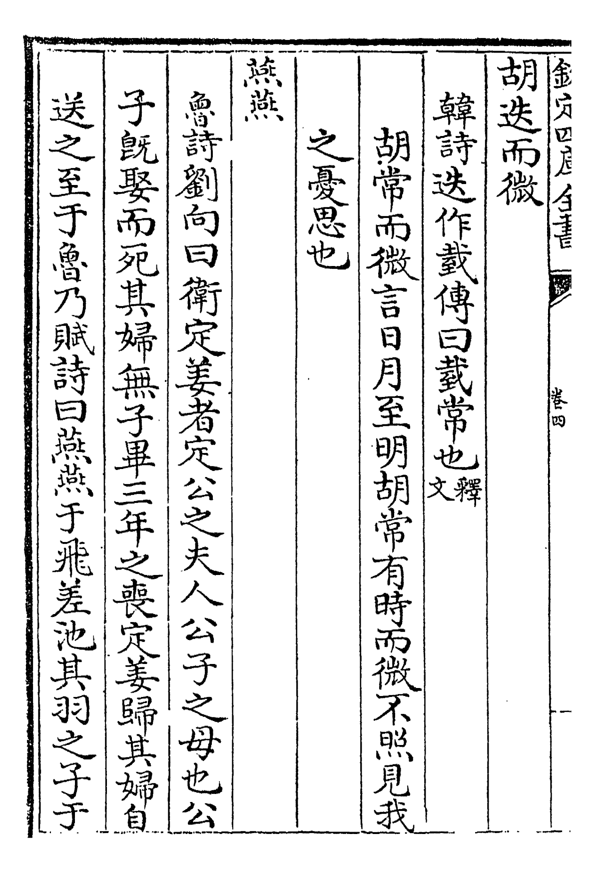
此所謂宣姜宣公皆誤左傳宣公納伋之妻為宣姜未聞其後更娶齊女至城門而公死為公守節持喪且宣公之子惠公繼立為君並無弟繼為君

之事或別是一人而非宣姜且是引詩之人非作詩之人要不足深辨也　說苑引憂心悄悄二句曰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同毛序未知何故向治魯詩其子歆好毛詩左傳執以問向向往往不能難是劉氏固兼通毛詩矣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魯詩賈誼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容經

左傳北宮子引此二句言君臣上下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毛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義俱同



胡迭而微

韓詩迭作䥶傳曰䥶常也釋文

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也

燕燕

魯詩劉向曰衛定姜者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魯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

歸遠送于野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君子以定姜為慈姑列女傳　鄭氏曰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公也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此詩禮記注　鄭志答炅模曰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按盧君即盧植與鄭共師馬融其云先師即馬融也融注列女傳皆魯詩說

李适仲曰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毛傳作莊姜送戴嬀魯乃作定姜送婦或傳之有自也但詩文不類送婦且非持喪大歸之詞

先君之思以朂寡人

魯詩鄭氏曰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禮記

注

獻公無禮于定姜事見左傳

日月

報我不述

韓詩述作術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

終風且暴　謔浪笑傲　曀曀其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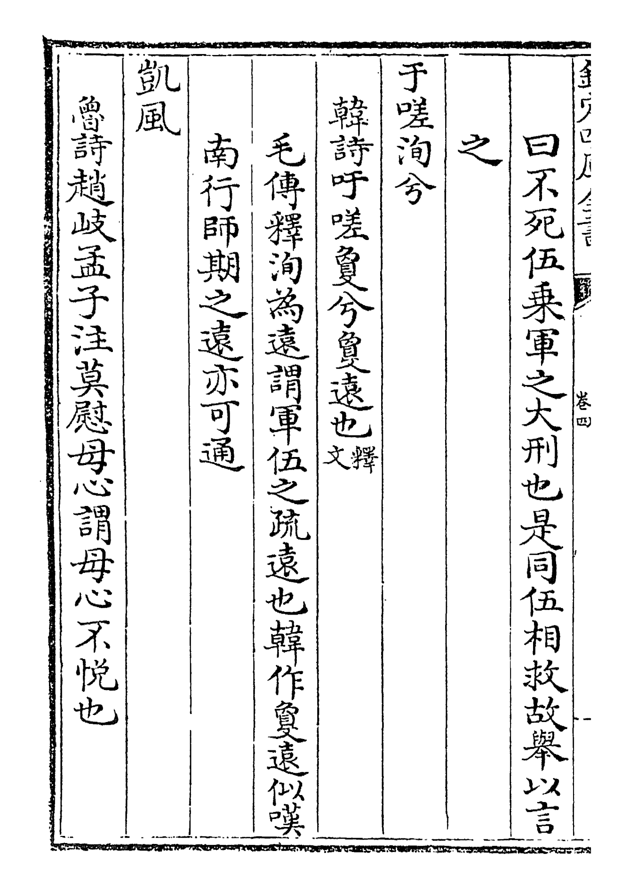
韓詩終風西風也謔起也　曀作壇天陰塵也俱釋文

擊鼓

死生契濶

韓詩契濶約束也釋文

毛以契濶為勤苦不如韓長正義曰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相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左傳



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洵兮

韓詩吁嗟夐兮夐遠也釋文

毛傳釋洵為遠謂軍伍之疏遠也韓作夐遠似嘆南行師期之遠亦可通

凱風

魯詩趙岐孟子注莫慰母心謂母心不悅也

大戴記曾子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曰子之辭曰過小則非不安其室之意葢七子未嘗不能慰其母心而母不悅其子有心苛虐七子反而自責故曰莫慰也母不過少慈恩是謂過小且非母之自言是謂子之辭趙注所以止作母心不悅而不及其他若不安其室義將與父絕而猶曰過小乎

雄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魯詩馬融曰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乎疾貪惡忮害之詞論語注

韓詩外傳曰夫利為害本禍為福先唯不求利者為無禍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融以為疾貪惡忮害之詩前三章若無可見葢篇終始露本意也韓以不求福利為善義亦相同皆非刺淫與毛序異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至心曰厲釋文

厲說文作砅履石渡也毛傳以衣涉水鄭注論語由膝以上為厲義各不同

招招舟子

韓詩招招聲也釋文

毛曰號名貌王逸曰以口曰名以手曰招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魯詩鄭氏曰此詩故親今疎也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無求備于一人能如此則德音之美不離令名我願與之同死矣禮記注

此雖以詩文釋引詩斷章取義之意然曰故親今疎曰言人之交似不指棄婦而指朋友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韓詩違狠也釋文 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故曰薄送我畿

毋發我笱 有洸有潰

韓詩發亂也潰不善之皃釋文

式微

魯詩劉向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恐其見遣而不以時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彼雖

不吾以吾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列女傳　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節終不肯歸傳贊

魯詩所傳事必有本但考左傳晉滅赤潞氏數之以奪黎地未聞黎莊有失德也泥中中露皆衛地毛傳以為失國而寓之更明

碩人俁俁　右手秉翟

韓詩俁作扈傳曰扈扈美貌又曰萬以夷翟大鳥羽

釋文

正義曰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翮一舉千

里爾雅翟雉屬皆非夷翟大鳥韓蓋别有所本

泉水

毖彼泉水　飲餞于禰

韓詩毖作祕篇海璧吉切刺也禰作坭傳曰送行飲酒曰餞

釋文

北門

王事敦我　室人交徧摧我

韓詩摧作讙以追反　傳曰敦迫也讙就也釋文

按就者就而叢責之也

靜女

靜女其姝　搔首踟躕

韓詩傳曰靜貞也躊躇原文躑躅也釋文　外傳曰賢者

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

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是時辭也

內傳以靜女為貞女外傳以為賢者急時之辭而

曰歌道義皆與取彤管之意合

新臺

燕婉之求臺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得此戚施

韓詩燕作嬿洒作漼浼作浘傳曰漼鮮貌浘浘盛貌

釋文　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太平御覽

戚施說文作鼀鼁蟾蜍類形醜又不能仰也

二子乘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毋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将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毋恐其死也閔而作詩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使盜見載旌者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毋知之戒之曰壽無

為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幾至齊矣盜見旌而殺之伋至痛弟代已遂載其尸還至境自殺新序

新序之勝於毛傳者有三以伋為前妻所生之子則知伋為宣公為世子時所生非烝于夷姜而生者及其即位年已長大故可立為太子一也姜與朔共謀殺伋其事秘國人何由知而賦詩若傅母在內又知而不敢言也是以閔而作詩二也姜欲壽為太子愛之也壽之先與伋共舟所以阻其沈舟

之謀尚非代死代死在竊旌耳其後壽死于盜伋雖至不敢毋殺乃載尸還境痛弟之代巳以自戕情事宛然三也三家雖多雜出而傳之有自學者亦信其所可信而巳

柏舟

實維我特

韓詩特作直傳曰相當值也釋文

言共姜撫兹藐孤而愴心曰髧彼兩髦實我相當

值以撫養之也共伯為武公之兄史稱武公弒而
自立是未可信但共伯既已嗣位則非幼小可知
毛傳亦屬未當兩髦自是共伯遺孤韓云當值猶
云遭此閔凶耳

墻有茨

中冓之言　不可詳也

魯故冓作𡪢故曰中𡪢中夜也漢書注

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釋文　詳作揚傳曰揚

猶道也釋文

周禮媒氏注陰訟爭中冓之事聽之亡國之社蓋

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

明不當宣露是冓為構合之義毛傳為長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邦之媛也

韓詩佗作他傳曰他他德之美貌釋文　媛作援傳曰

援取也

佗佗為德之美即平易之謂與毛傳同不如從正義作行步之美為是援之訓取言為邦人之取法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記作賁賁鵲之彊彊記作姜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魯詩鄭氏曰賁賁姜姜爭鬬惡貌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禮記注

韓詩賁賁彊彊乘匹之貌釋文

賁賁彊彊毛傳無解集傳以為非匹偶而相從依

韓說也魯但云以惡人為君意鶉好鬬鵲性燥皆

非淫鳥故以爭鬬取義耳然不如從韓為長

定

魯詩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鄭志答張逸曰仲梁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

前按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潛羣輔錄有仲

梁傳樂為道語葢先申公浮丘伯而説詩者先儒
皆定為魯詩

星言夙駕

韓詩星精也釋文

蝃蝀

韓序蝃蝀刺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
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
後漢書注

如韓說是刺宣姜之詩也毛作衛文有道國人不齒淫奔與韓不同

相鼠

三家詩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此妻諫夫之詞也妻諫夫不知何指白虎通多雜出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韓詩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王充論衡

引詩述傳

按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曰干旄之忠告至矣哉皆取妹子忠告善道之意此以素絲染練為喻正善道之謂

載馳

魯詩劉向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言曰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君

不聽其後狄人攻衛破之許不能救夫人馳驅而弔

衛侯因疾之而作詩列女傳

劉以許穆夫人為懿公之女誤也按左傳齊人使

昭伯烝于宣姜生文公齊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其事雖屬可疑但懿公為惠公之子是宣公之孫

也宋桓夫人與許穆夫人與惠公為兄弟而懿公

乃其姪耳即如左傳夫人為昭伯所生亦是姊行

豈懿公所生之女乎夫人之唁衛侯為宗社淪亡

唁其兄弟故許人以義訖之而夫人終不得往也
左氏謂夫人之唁衛在戴公時是據詩文言至
于漕為說也亦悮狄入衛在閔公之二年冬十二
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而是年戴公隨卒
文公嗣立是戴之立止一月耳周之十二月夏之
十月詩云芃芃其麥言采其蝱豈十月途中之景
乎蓋唁衛當在衛之初滅或文公之時也　左傳
載叔孫豹賦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

意似可為夫人先請其父欲與齊以為外援之証即韓傳亦如魯詩所傳也但父為宣公非懿公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外傳連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為一章或是孟子軼文流傳于後者與列女傳正同

大夫跋涉　許人尤之

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尤非也正義

三家詩拾遺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家詩拾遺　卷五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錄監生臣李于霄

三家詩拾遺卷五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國風

淇奥

緑竹猗猗（韓作菉薄）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咺韓詩作宣）有匪君子（匪韓詩作邲）

韓詩内傳菉薄篇筑也邲美也僩美貌宣顯也（正義）

毛傳綠王芻竹篇筑是二草名李巡陸璣皆曰一草二名而正義引終朝采綠以非之但韓詩又止是一草其不同如此按淇園千畝竹故朱子解為綠色之竹是也不有竹竿之詩可証乎

綠竹如簀

韓詩薛君曰簀積也綠蓐薄同盛如積

考槃

韓詩槃作盤澗作干傳曰地下而黄曰干文選注磽确

之處也釋文

黄櫄以考槃為扣盤引鐘鼓弗考為証從韓詩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

韓詩薖作過傳曰曲景曰阿釋文過美貌文選注

碩人

魯詩劉向曰莊姜始至操行衰墮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崇當為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碩

人之詩姜遂感而自修也列女傳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豈其行衰墮而好淫佚乎但魯詩本其始至而言之按之詩文義亦可通當備一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倩蒼白色盼黑色釋文

大夫夙退

韓詩退罷也釋文

北流活活活韓作濊鱣鮪發發韓作鱍鱍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孽韓作巘朅作桀

韓詩内傳濊濊流貌巘巘長貌桀健也釋文

說文車行載高之貌韓訓為長高車載人則見其長

氓

氓之蚩蚩　將子無怒　體無咎言體無履也

韓詩内傳氓美貌將辭也履幸也釋文

隰則有泮

韓詩泮障也釋文

芄蘭

童子佩韘　垂帶悸兮　能不我甲

魯詩能治煩亂者佩韘能射御者佩玦劉向說苑

韓詩甲作狎　按毛傳亦以甲訓狎

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韓詩朅作偈傳曰偈桀挺也疾驅貌釋文

木瓜

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見晁氏詩序

齊桓為盟主以衛人言之曰報上

黍離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新序

新序載伋之傳母作二子乘舟壽作黍離王應麟

曰齊詩與魯同

韓詩黍離伯封作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曹植集

如魯韓則此詩皆弟憂其兄之詞事適相類而所傳各異但尹吉甫為王朝之臣韓說猶為可通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韓詩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其憂之

甚也太平御覽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　韓詩佸至也釋文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韓詩陶陶暢也後漢書注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戍舍也釋文

中谷有蓷　韓詩蓷茺蔚也釋文

芜蔚即益母朱傳從之毛訓為鵻則萑閭也上林賦菴閭軒于陸璣証之按詩曰暵其修暵其濕則似是菴閭非益母也

兎爰

雉罹于罿　韓詩薛君章句曰施于車上曰罿

葛藟

皇甫謐曰刺桓王詩　崔靈恩曰桓王詩俱正義

大車

魯詩劉向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終不以一身更貳夫生離于地上豈若死離于地下乃作詩曰穀則同室死則同穴遂自殺君子謂夫人說于行故序之於詩

大車毳衣皆大夫車服詩曰畏子不奔其義安在乎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蓆儲也釋文

大叔于田

齊詩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封事

祖裼暴虎毛鄭指叔段而齊詩泛指國人時無左

傳故說之而解臏耳

兩驂如舞叔在藪

韓詩兩驂左右驂騑薛君文選注禽獸之居曰藪釋文

清人

二矛重喬　韓詩喬作鷮　重喬毛訓累荷鄭云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也正義矛柄謂之矜室矛之銎題所以識也矛柄之上銎室之下懸雉羽以為之識鷮者雉名重鷮者重施雉羽于矛之室題也

羔裘

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韓詩洵作恂渝作偷傳曰侯美也釋文

恂信也既信且直也毛訓洵為均朱子從之偷與

侯韻亦當從韓

東門之墠　有踐家室

韓詩踐作靖傳曰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

善人可與成為家室也太平御覽引內傳

子衿　子寧不嗣音

韓詩嗣作詒傳曰詒寄也言不曾寄問也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員

韓詩員作䰟傳曰䰟神也釋文

詩云縞衣綦巾其心神自有至樂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取束帛十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士不中道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

也

外傳雖非專以釋經然明以美人為賢人以邂逅相遇為尋常道路之相值非如毛序謂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是以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之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齹亦賦之使其為淫奔期會之詩則本國之大夫何以賦之趙孟韓起何以稱之乎此本毛公之說不可不條三家以審其是非者也朱子以鄭聲淫為鄭詩淫實毛公有

以啟之

溱洧

韓詩薛君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焉藝文類編

溱與洧方渙渙兮韓作洹洹士與女方秉蕑兮 洵訏且樂洵韓作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韓詩內傳蕑蕑也洵訏樂貌以上釋文詩人言溱與洧方

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以上漢書注引內傳句

蘼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按韓傳但言三月上巳士女秉蘭祓除水濱與所悅者俱往而無他詞其曰所悅者謂士與士女與女各有平日所悅之人即伊其相謔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悅者與之相謔耳世無道路相逢士女雜沓互相戲謔淫奔之理乃毛傳添出兵革不息男

女相棄淫風大行諸語無論詩中絕無兵革流離之意即秉蘭贈藥安必為目成期約之物皆非詩中所有之義也但暮春水渙男女羣相祓禊祖交趾錯風俗之弊自在言外詩人但直敘其事而含刺已在韓詩之說深得風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語

鷄鳴

韓序鷄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一作悦人也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

其敬也此君子當屬人君言若以為人臣畏讒而恐趨朝之晚設為夫婦之相儆其義淺矣蓋以詩有蒼蠅之聲亂人聽聞耳　毛傳以為哀公怠政故述賢妃之夙夜警戒以為刺朱子疑其無所證據改為古之賢妃警君之詞按列女傳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夫人治內管仲治外而齊國大治若如集傳則齊之賢妃無逾于衛姬者矣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薛君章句雞遠鳴蠅聲相似也文選注

薛漢之說正同毛傳愚謂蒼蠅之聲豈足以亂嘐旦而聽之不分如是況蟲飛天曙喈喈之聲將仕反以蠅聲有似雞鳴可乎詩蓋曰非但雞則鳴矣蒼蠅業已作聲蓋蠅尚無聲而疑為有也譬旦之

情如話

還

子之還兮（還齊作營韓作嫙）遭我乎猛之間兮（猛齊作嶩又一作峱）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儇韓作婘）

齊詩崔靈恩曰嶩山名言往適營山而相逢於嶩山也

漢書地理志營齊地名說見下

韓詩内傳嫙好貌婘亦好貌獸三歲曰肩（釋文）

子之昌兮 子之茂兮

齊詩崔靈恩集注昌茂俱齊地

按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邱即太公所封之地昌茂未知何地或云營之故城即濰之昌茂即泰山之牟牟與茂古字通未知是否

著

顏師古曰著齊地名出濟南郡著縣也漢書注

按著即古宁字如是地名則二三章曰庭曰堂又豈地名乎顏蓋三家說而未知本之何家

東方之日

韓詩薛君曰彼姝者詩人之所悅者顏色之盛若東方之日也文選注

韓意亦作刺淫但東方之日非指顏色戴埴曰男女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遲也

在我闥兮　韓詩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荀子君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去禮也

臣之赴名禮宜顛倒衣裳而去此二句非刺也末章不能辰夜不夙則暮非命召不時乎乃是刺公

南山

衡從其畝從韓作由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釋文

敝笱

其魚唯唯韓作遺遺

韓詩內傳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發旦也 按發夕謂不俟旦而發行于夕極言其自恣自如古說皆疎

猗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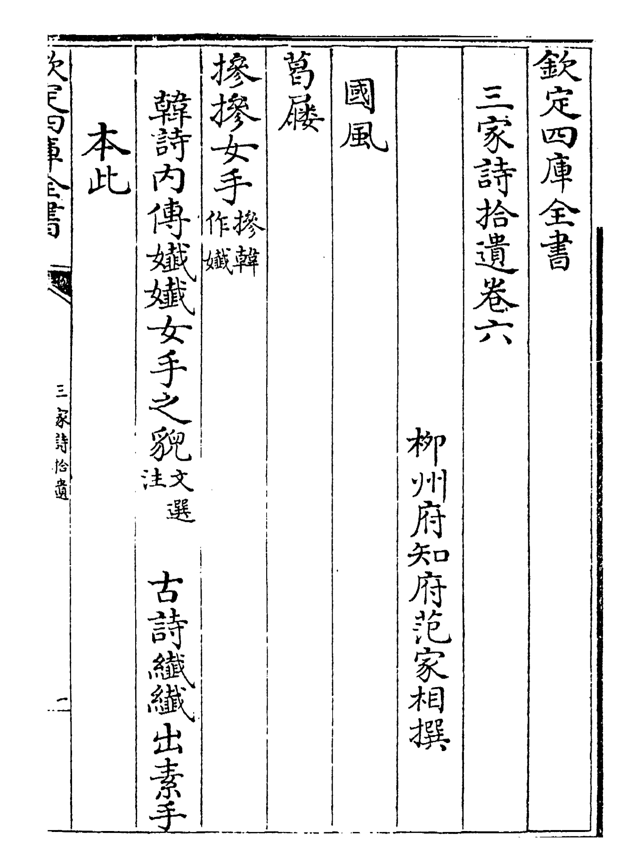
舞則選兮 四矢反兮 選韓作纂反作變

韓詩薛君曰舞則纂兮言其舞之中雅樂也 文選注 選變易也

四矢反兮鄭箋謂四矢皆得故處是巧射也韓云

變易者周禮謂九射各有其儀莊公每射四矢各
變其儀也然于下禦亂又不貫矣

三家詩拾遺卷五



三家詩拾遺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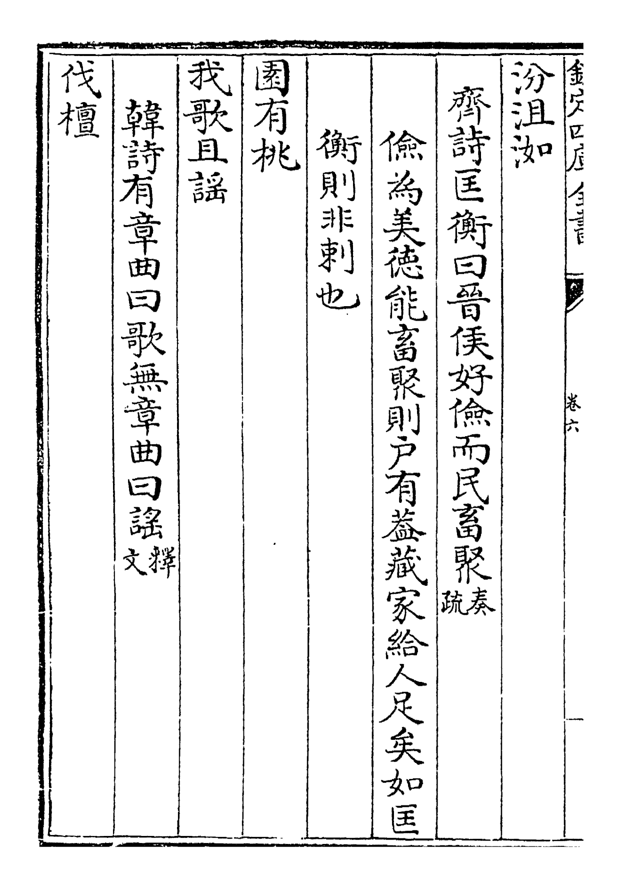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國風

葛屨

摻摻女手（摻韓作孅）

韓詩内傳孅孅女手之貌（文選注）　古詩纖纖出素手本此



汾沮洳

齊詩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奏疏

儉為美德能畜聚則戶有葢藏家給人足矣如匡衡則非刺也

園有桃

我歌且謡

韓詩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謡釋文

伐檀

齊詩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文選注

張氏之説與毛畧同按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與孟子荅公孫丑之意正同董仲舒及薛漢之説皆然毛傳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謂賢者不遇明王俱非詩意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食兮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為素餐素餐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禄者頗有所知善惡

不明默然不語苟欲得禄而已譬如尸焉文選注

狩獵稼穡有位之君子如此可謂質矣而又能蒞官治民是謂不素餐之君子能不素餐則亦不尸禄矣

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

河水清且淪漪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文貌釋文

蟋蟀

歲聿其莫

韓詩薛君章句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子之年歲已晚也文選注

不曰歲晚而曰君子之年歲已晚猶云老冉冉其將至勸其及時為樂也君子良士之稱此非刺晉僖儉不中禮之意甚明季札聞歌唐而嘆其憂之深有陶唐之遺民孔叢子曰於唐見儉德之大也思深而有儉德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謂

山有樞

魯詩司馬遷曰當周公名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史記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注引魯傳

此本曲禮文而魯詩引之以明上下皆不可斯須去樂之意非專指下位也

揚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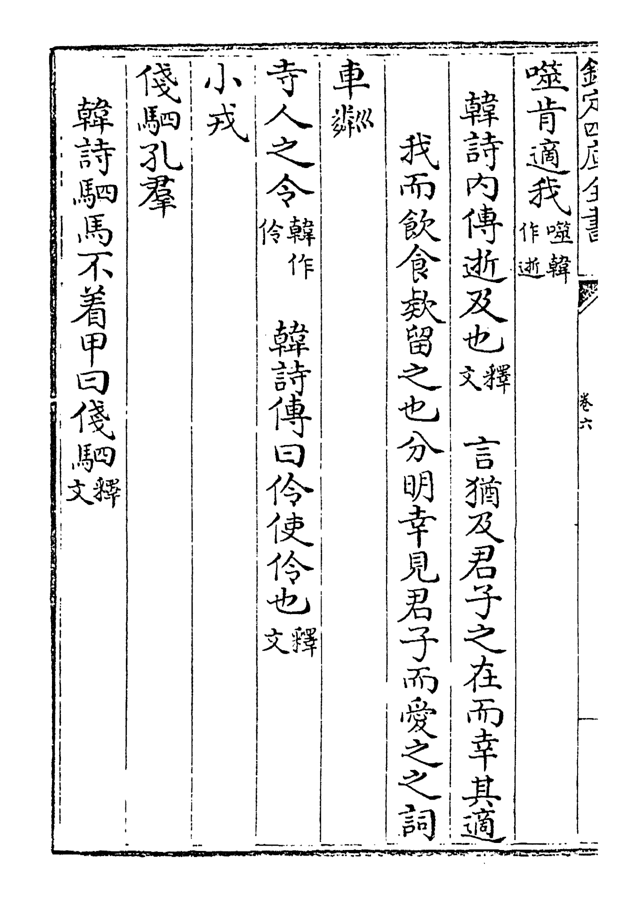
素衣朱襮 襮魯作綃 魯詩内傳綃綺屬 鄭注士昏禮引魯傳

綢繆

見此邂逅 邂韓作覯 韓詩内傳邂逅不固之貌 釋文

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故曰不固毛傳別本亦作邂逅釋文解説也與韓異義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噬韓作逝

韓詩内傳逝及也釋文 言猶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而飲食欵留之也分明幸見君子而愛之之詞

車鄰

寺人之令韓作伶 韓詩傳曰伶使伶也釋文

小戎

俴駟孔羣

韓詩駟馬不着甲曰俴駟釋文

按鄭箋以俴駟為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為甲而韓以為不着甲何也鞌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有之秦人剽疾或類與

蒹葭

韓詩薛君曰大渚如沚文選注

終南

顏如渥丹韓丹作沰 韓詩傳曰沰赭各切也釋文

黄鳥

齊詩匡衡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秦疏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故李德裕論曰若三良者殉榮樂非殉仁義也此貴信之說也史記穆公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民多從死非獨三良也

晨風

鴥彼晨風　韓詩鴥作鷸謂鷸乘朝風而飛也其義不同

六書故亦以晨風爲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爲鸇

渭陽

魯詩劉向曰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舅氏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列女傳

宛丘

齊詩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奏疏　班固曰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于

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地理志

按季札聞歌陳而嘆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之無主者民皆淫祀怠其本業而上不禁止之謂非必以宛丘之子即為陳主也班氏故以是詩與東門之枌並舉夫民化其上而上與下如出一心非刺其君而何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韓詩作嗟謂擇令日而招同類

猶嗟我婦子之嗟亦備一說

衡門　可以樂饑韓詩作可以療饑義亦異

東門之池　魯詩孔安國曰停水曰池鄭箋

墓門

魯詩劉向曰陳辯女陳之采桑女也魯大夫解居使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子為我歌吾將舍女乃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

歌以訊之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人且亡而況鴞乎乃服而舍之列女傳此謂辨女歌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其曰人且亡而況鴞乎借詩比刺于本義不涉楚辭何鷙鳥萃棘而縱子肆情王逸注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引詩刺之其說尤明諸家好竒竟有以墓門一詩為辨女

作者未之考也但墓門是地非丘墓之門與左傳

正同故節而辨之焉

歌以訊之 韓詩訊諫也 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 韓作娓 韓内傳娓美也 釋文

澤陂

傷如之何 石經作陽 魯詩傳曰陽予也

碩大且卷 韓卷作婘 韓詩薛君曰婘重頤也 太平御覽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韓偈作揭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作怛恛古怛

字

韓詩外傳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王吉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疏引詩

舉古之風與車以慨今之不然即周道之所見以興成周之道也故卒章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候人

荷戈與祋（祋韓作綴）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韓詩鄭康成曰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不稱其服為有德（表記注）

王應麟曰此韓詩說也　言汚澤之鳥尚以不濡其翼為才況為君子而在上可以不稱其服乎國語載楚子引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鄭

與尤通葢古説已深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魯詩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引魯詩傳文

按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

此魯説之本唯心結于一而不二斯儀見於外而

如一儀一即不忒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一之義大矣哉經傳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為刺者美古之君子以刺今之君之不一也其說一貫

七月

歐陽修曰七月詩燕齊魯皆無之按太平御覽明

載韓嬰七月之說即釋文亦載有八月在宇之訓是韓詩之有七月甚明齊魯在宋時亡之已久不知歐公此言何本

四之日舉趾

韓詩傳曰言至于四月始可舉趾以耕也太平御覽

四月秀葽　獻豜于公

魯詩劉向曰秀葽味苦苦葽也　鄭氏曰四歲曰肩周禮注

八月在宇　塞向墐户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韓詩宇屋霤向北向窓也釋文　班固曰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盜賊習禮文也白虎通

二之日鑿冰冲冲

韓詩氷者窮谷陰氣所結不洩則化爲伏陰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言藏氷必取之深山窮谷固陰沍寒鑿而取之即以洩陰也可見王政之施無非節宣陰陽之

道

鴟鴞

三家詩趙岐曰鴟鴞刺邠君也孟子注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韓詩薛君曰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也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蔄折巢覆子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以鴟鴞為鸋鴂毛傳亦同但毛以鴟鴞托言人有取其子者鴞若曰寧取我子無毀我巢以我積日攻堅之故也薛則以鴟鴞指武庚謂其彌縫二叔不知自托于皇朝據國以叛終取滅亡就兩家之說觀之薛稍為近之小毖之詩曰肇允彼桃蟲桃蟲鷦鷯小鳥正鸋鴂之屬也鴟鴞的是鵂鶹墓門之詩曰有鴞萃止楚詞以為鷙鳥豈鸋鴂乎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罪人指武庚故以鴟鴞目之夫能毀人之室取人之子非鵂鶹而何集傳之説當矣

徹彼桑土（土韓作杜）　予手拮据　予所蓄租

韓詩杜桑根也　口足為事曰拮据租積也（俱釋文）

按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敾桑皮也

東山

鸛鳴于垤　烝在栗薪（栗韓作蓼）

韓詩薛君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

蟻出壅土鸛見之長鳴而喜也文選注 漻薪衆薪也釋文

按鄭箋烝塵也栗析也義各不同

親結其縭 九十其儀

韓詩蒓君曰縭帶也文選注 外傳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四國是皇韓皇作匡

白虎通周公東征四國是匡言周公東征述職而天

下皆正也　按班氏之意謂東征歸國黜陟四國之

臣而天下皆正此義亦新

又缺我錡　又缺我銶

韓詩錡木屬銶鑿屬釋文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人心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

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

外傳引詩即中庸以人治人之意非斷章取義古

引此二句皆如是解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

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引大學正與

韓同蓋美周公之善因人情以治人也

九罭

韓詩九罭取鰕芘也太平御覽

毛以九罭為緵罟小魚之網鰕芘則益小矣孫炎

以為九畟之緵則是大緵朱子從之

三家詩拾遺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家詩拾遺卷七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鹿鳴

魯詩司馬遷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蔡邕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注載蔡邕琴操

按左傳明云鹿鳴所以燕嘉賓也魯詩之失與關雎同呂元鈞氏謂彈絃諷諌及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其詳已見關雎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之相呼美鹿鳴之得食以招羣興君子備笙簧以宴客似與魯詩不同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韓詩鄭氏曰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燕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其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鄉飲酒禮注

鄭志答張逸曰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此蓋得之張恭伯者然其意正與毛同

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作威夷漢書作郁夷

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文選注　班固曰周道郁夷言

使臣行馬馳於此道地理志

郁夷地名詳王應麟詩地考此魯齊之說與韓異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魯詩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

懷安將安及矣劉向列女傳

國語以每懷靡及為慮其知有不及故必周爰而

諮謀也魯詩慮其征行之不及義淺矣

常棣韓作夫移鄂作萼同鄭箋

韓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晁氏詩說

常棣作於周公事詳左氏毛韓之說皆同　爾雅曰唐棣移又曰常棣棣是一木也有赤白二種實如櫻桃者赤移實如郁李而稍白者白移故一曰棣一曰移若棠同唐棣則另是一木亦有赤白二種其實如梨而較小其葉無風常自動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歐陽永叔胡致堂誤認唐棣為棠棣

因以唐棣四句即此篇之逸詩夫子删詩篇删其章蓋未之考也

和樂且湛韓作耽　韓傳耽樂之甚也釋文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友朋之道缺晁氏詩說　序曰勞者思其事詩人以伐木苦其事故以為文太平御覽

言伐木之事勞苦其聲若求助於衆力者故詩人取以為求友者興也　按後漢書注云周德始衰

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天保

齊詩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此為齊詩本義其意蓋以五達道為五際而天保一詩為君臣之際耳而緯家遂生異說焉漢郎顗傳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此即翼奉說也而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

此則有改變之政也詩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凡此緯書之說皆本齊詩而推波助瀾

初無當於經義者夫匡鼎解頤未嘗託言符命即

翼奉推時何嘗鑿証詩篇豈轅固生而肯出此亦

姑存弗論可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

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以仁義禮智為保定君身之本義極正大前儒未

曾見及

禴祠烝嘗

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 杜氏通典引內傳

按祫禘本是一祭而公羊以春秋經之大事為大祫後人不明其說遂分為二韓氏亦然詳其文似為祫大禘小者知沿誤已在漢初矣 其詳見詩濬長發篇

無不爾或承

韓詩薛君曰承受也 文選注

采薇

班固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此詩諸家悉同毛序惟班固作懿王時刺詩亦本之三家可知夫靡室靡家之語出自遣戍之口則殷勤撫恤何殊挾纊若為亂離疾苦之作則憂時告瘁何異四月惟夏何草不黃諸什乎是不待辨

而明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昔始也依依盛貌釋文

出車

魯詩司馬遷曰戎狄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六月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出車

班固曰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獫

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按史漢之說諸家皆疑其何以互異如此不知史記明云襄王為戎狄所逐中國疾之詩人歌薄伐之詩傷今而思古未嘗指為襄王之詩也至漢書乃直以為宣王之詩與毛不同蓋三家之說耳觀下六月一篇劉歆之說與班氏正同歆非家世申公之學者乎

杕杜

檀車幝幝韓作緂緂車敝也 征夫不遠

韓傳男子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禮記正義引內傳

魚麗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魯詩劉向曰物之所以有而不絶者以其時也說苑

此篇下三章即承上三章而詠嘆之下一句所以申明上句也古說甚長集傳謂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是曲全也與古不同 上二章言物

之所以多而可貴者惟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

惟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

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雖吉弗貴也

南陔白華華黍

孔穎達曰漢世不行毛詩三家不見詩序謂其惟有

三百五篇　按此三詩三家所以無說之故

蓼蕭

和鸞雝雝魯作噰噰萬福攸同

魯詩和設軾者也鸞設衡也後漢輿服志 賈誼曰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新書 韓詩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鄭經解注引韓內傳 和與鸞皆鈴也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據輶車鸞鑣謂鸞鈴置於馬口之兩傍也鄭氏曰置鸞於鑣所以異於乘車是乘車之鸞當在軾矣此詩言乘車當依魯韓

湛露

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　不醉無歸

韓傳愔愔和悅之貌釋文又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堂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而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初學記內傳

左傳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毛公據以釋此詩當矣韓以愔愔為和悅而詳引古禮足以備所未備

文選注載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堂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謂之湎

與初學記所引小異

其實離離　韓詩離離長貌釋文

菁莪

菁菁者莪韓作蓁蓁　韓詩蓁蓁盛貌文選注

六月

魯詩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強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本傳引六月詩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詩薛君曰元戎大戎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史記索隱引章句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魯詩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

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奏疏

采芑

有瑲葱珩

韓傳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

周禮鄭注引韓傳

車攻

東有甫草韓作圃

韓詩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

毛傳甫大也大芟草以為防也與韓不同但鄭箋

又云甫草者甫田之草引鄭有圃田為証以周之

東巡所必經耳則仍用韓說矣

四牡奕奕　韓詩薛君曰奕奕盛也文選注

吉日

齊詩翼奉曰二陽並行王者所以吉午酉也詩曰吉

日庚午本傳

火盛於午金盛於酉庚即酉也故曰二陽並行一曰奉時日之學用辰不用日如甲子日用子不用甲也庚午日取午為陽以王者當之為二陽要非經義

儦儦俟俟　韓作駓駓騃騃　音俟　韓詩薛君曰趨曰駓行曰騃　文選注

且以酌醴　韓詩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　文選注

鴻鴈

劬勞于野　百堵皆作

韓詩劬數也釋文　又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又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俱公羊傳注引內傳

庭燎

魯詩劉向曰宣王嘗卧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進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而淫也敢請

娦子之罪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卧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

毛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蓋以詩在變雅美非全美也三家不分正變故有美無箴

沔水

讒言其興　韓詩薛君曰讒言每緣間而起也文選注

上云民之訛言如檿弧箕服之類故曰寧莫之懲此云讒言其興則詐偽之言緣間而起反以恭敬忠

諫為誹謗如左儒杜伯之死是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皐　韓詩九皐九折之澤也釋文

九折之澤至為繚曲而聲聞於天以喻密室陳詞

而天下咸聞其忠讜猶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之意

鄭箋以九皐為坎自外數至內為九似緯家之說

白駒

在彼空谷　韓詩空作穹薛君曰深谷也文選注

斯干

魯詩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按詩前五章極形宣王宫室之美並無儉小之意顧絳謂宣王之世詩多溢美如嵩高蒸民諸篇詞多夸而不實是詩亦然蓋詩雖有美無刺而入之變雅當知此意也

如矢斯棘（韓作朸旅即反）如鳥斯革（韓作䩐）

韓傳朸隅也䩐翅也（釋文）

乃生男子　室家君王　載衣之裼（韓作禘）

韓傳生男以為世子所以為世子者何言世世不絕也（文選注）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言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白虎通引內傳）齊人名小兒被為禘（釋文）

古人名被皆曰衣論語必有寢衣是也禘者褓也

無羊

或寢或訛　韓傳訛作譌覺也釋文

三家詩拾遺卷七